

端午临中夏

■谢冬梅

菜市场旁边有家店，开了十多年，专售老式食品，小花片、芝麻坨、状元红之类，过年时要提前预订，平常日子人来人往。店子另外还售粽子，门旁的铁锅里，一年四季清香四溢。粽子不同于元宵和月饼，跟着节日来来去去，粽子已从节日普及到日常。母亲喜欢糯米类食物，回老家前，我常带上三五几吊不同口味的粽子，特别是甜味的。

想起上个月回去，母亲要我带小菜，说是地里只有生菜和红苋菜，辣椒茄子都是刚刚栽下去。这次回去，我特地打电话问母亲要不要带菜？母亲听了，连说不用带不用带，家里小菜多得很。

母亲的菜种在池塘边，父亲浇水用电动机，拿着长管子沿菜土喷个透。母亲舍不得电，用长柄把勺往池塘里舀，一勺一勺地浇。小菜没有人难侍候，每天要张罗三餐，小菜只需喝水，喝饱了就能茁壮成长。母亲把地里的菜看得很宝贵，去哪里都不过夜，得回去浇水，她从不让她的菜渴着。

辣椒栽下去没多久，我同母亲蹲在辣椒土里除完草后，把每株辣椒的根部泥土培高，然后将整块土用油菜壳铺上厚厚一层，给辣椒度夏做准备。夏天的阳光就像个吸水大王，闻到水味非吸干不可，培土和铺油菜壳就是为了保护泥土里的水。冬瓜和南瓜不必如此费心，它们的根灵活，泥鳅一样往土里钻，自己将自己藏起来，太阳大王找不到。

人们常说，孩子是“愁生不愁长”。蔬菜也一样，只要种子落入泥土，倏忽之间就让人大吃一惊。

我挽着菜篮子到菜土边，辣椒比先前长高许多，枝叶浓密得到快看不见土里铺的油菜壳，辣椒更是大大小小珠帘般垂挂枝上。一个月不见，辣椒们已是“儿孙满堂”。茄子在蔬菜里最诚实，数数它的花，就知道它有多少果。它的紫色小花，在粗大略有覆毛的叶子下欢天喜地地吹喇叭。

泥土里藏着什么呢？使得植物们落土就能生根，生根就能开枝散叶，然后开花，然后结果。

祖辈们聊天时常聊开枝散叶之类的事，不过他们说的是人，是某个家族。

与植物一样，人也能落土生根，也能开枝散叶，只是人生长的速度不如植物。生长速度慢，相处的时间就会很长，时间一长就会生出情，亲情友情爱情。由情所致，人不如植物洒脱，常常长着长着就忘了开花和结果只是顺应生长的规律，而是一味地专注于花，专注于果，面对枯荣和衰败，悲喜不已。

荷叶绿了荷田，荷花还没有出来，路旁一年蓬的花朵倒是小白伞似的，齐刷刷地撑起来。像是有谁故意洒下的种子，一年蓬沿着小路弯弯曲曲，花朵高矮起伏，如同镶嵌在路旁的白色花边。

日怕中午，年怕端午。中午是一日的中分点，太阳从东边上升到中空，然后慢慢西向下落。年亦如此，到了端午，恰是夏至时分，敞开的和发散白天越来越长，消耗越来越多，收敛的和积蓄的夜越来越短，储存的越来越少。从积蓄到消耗，然后又积蓄又消耗，一年四季不停地轮转。人的一生也这样，从积蓄到消耗，到消耗殆尽。人做不到像四季一样不停地轮转。

母亲人缘很好，不管在哪里，很快就会有一群朋友。母亲在弟弟住的院子里，结交了一群朋友，还跟她们学会包粽子。自我出生到现在，我家从来没包过粽子。今年，母亲竟然从市场里带回包粽子的原料。

“六十岁学石匠”，母亲七十多岁能学会包粽子，我不相信我学不会。

看花容易栽花难啊！粽子到底有几个角？它的角为什么要长得那么尖？我手中的绳子总是不听我的使唤，胡乱在粽子身上行五花大绑。

而母亲的粽子，棱角分明。换位置，换绳子，换叶子……无论怎么换，我都没有换出一只像母亲手里一样的粽子。父亲在一旁看了着急，伸出手来帮我捏住两边的角，总不相信父女俩齐心协力会包不出一个俊俏的粽子来。

日过中空，一只黑色花蝴蝶停在一年蓬白色的小伞上。

我在上班的路上接到母亲来电，她说，端午节快到了，她正在家中和二姐一起包粽子，有板栗蛋黄馅的，有鲜肉馅的，有甜枣花生馅的，等煮好了，要给我们几个在外地的孩子一人寄一点尝尝。越到暮年，母亲对节日越发有虔诚的仪式感，这是她对儿女表达爱的方式。

提到端午，会想到艾叶青青，粽叶肥绿，桃红李甜，瓜果飘香。临近端午，盼过节的孩子们就开始唱：“五月五，是端午；插艾叶，挂香囊；五彩线，手腕绑；吃粽子，沾白糖；龙舟下水喜洋洋。”欢快稚嫩的歌声响彻在村庄的房前屋后。

临近端午时，母亲会提前采摘好艾叶和菖蒲，准备好糯米和粽叶。

糯米是自家种的。每年，母亲会在自家的责任田里选二三分上好的水田来育植糯稻，节日时，糯米用来打糍粑，包粽子，蒸炒米，自给自足。糯稻不同于其他的杂交稻长势粗壮繁茂，反倒像纤细修长的姑娘，头顶沉甸甸的稻穗，袅袅婷婷。糯稻颗粒圆润饱满，产量也低一些，稻子成熟时散发出浓郁的甜糯香。

用来包粽子的粽叶采自半山坡或远地塘旁，野生野长，一片一片精选，肥厚宽大，青青绿绿，保留原始叶香和青翠。

灶膛里火红旺旺烧起来，炊烟升起来，蒸气升起来，粽叶的清香和糯米完美融合，浓郁的甜香弥漫在村庄的上空。

肥瘦相间的肉粒已浸入糯米，香软多汁，糯而不腻，一口下去，唇齿间香气经久不衰。还有那原味粽子，香香的，糯糯的，每口都散发着食物纯天然的味道，放凉后裹着白糖吃，甜蜜诱人，很美味。

年年粽叶香，这个味道，经过时光的浸染，更加回味悠长。那淡淡的粽香交织着浓浓的亲情和安康的祝愿，一直芬芳在我们的岁月里，更是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温情，传承千百年，未曾褪色。

说到端午，我还会想起家乡归阳镇精彩纷呈的龙舟赛。赛龙舟是端午节活动中最隆重的一幕，也是归阳镇传承千年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家乡虽位于祁阳，但与祁东归阳镇毗邻，我们赶集出行，采买置办，走的都是归阳镇。归阳为千年古镇，历史底蕴深厚，文化源远流长，明清两代曾在此设过归阳巡检司，自古就是祁东、祁阳、常宁三县工、商、贸的集散地，有“金归阳银白水”的美称。

小时候，端午节时，我们要到归阳

镇看赛龙舟，往往会高兴得一夜都睡不着觉。五六公里的乡道，伙伴们追打打、说说笑笑。沿路上夏季的田野禾苗绿油油的，青山晨雾缥缈，连绵苍翠若隐若现，那么美又那么清新。心是雀跃的，迎面吹过来的风是甜的。沿途不时会遇上十里八乡的菜农，头顶晨露，肩挑手提。那是碧绿的菖蒲、艾叶和粽子，或是自家树上、地里刚摘采的水灵灵的桃、李、西瓜、香瓜、青椒等蔬果，要上市了。

走到状元桥，需穿过一条青石板铺就，街道两旁都是黝黑古旧木楼的老街，门头牌匾雕刻着“龙凤呈祥”“家有余庆”等吉祥图案。门窗古意质朴，临水的木楼从河岸打桩而筑，呈吊脚楼式，经风吹雨打，厚重斑驳，刻满岁月的沧桑。

来到状元桥，凉爽爽的河风扑面而来，风中有粽子香，桃李熟透所散发的果香。河边已经人声喧闹、熙熙攘攘。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人们已经把河岸挤得满满的，扶老携幼，摩肩接踵。有的孩子坐在大人的肩头，有的骑在河岸的树上，河岸吊脚楼上也挤满了人头。到处是喧闹的人群，大家都抢占着有利位置，翘首向河上游张望，等着赛龙舟那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状元桥上挤满了人，我们小孩子像泥鳅一样钻过人缝，挤到最前面。居高临下，透过护栏，整条宽敞奔腾的河流尽收眼底。河水拍打着桥墩，溅起白花花浪花，河风凉爽，是一处天设地造的看台。

河面上，七八条龙舟正蓄势待发。龙舟狭长、细窄，置有龙头，船身被装饰染成不同的色彩，各队的水手们身着黄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紫色等不同颜色的战袍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最抢眼的是击鼓手，个个腰粗膀圆，头系红巾，腰束红绸，两手握木棒，像个大力士立于大鼓旁，威风凛凛。

随着吉时一声号令，赛龙舟开始了。顷刻间锣鼓喧天，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，只见一条条龙舟像离弦之箭，白色的浪花在船后铺成一道道白练。

每条龙船上，划船手嘴里喊着整齐的号子，全神贯注奋力划桨，船头的击鼓手铆足了劲击鼓。鼓点也是号子，

鼓声里的江河

■陈雪梅

木桨随着鼓声，整齐划一地起落，激起了团团雪白的浪花。龙舟在这样的节奏中飞快地前进着，百舸争流，千帆竞发，似蛟龙入海，壮观极了！

比赛进行得惊心动魄，精彩纷呈。最前面的几条龙舟，忽而红队在前，忽而黄队在前，忽而紫队旁斜冲出，划船手们挥汗如雨，竭尽全力你追我赶，争先恐后，龙舟与龙舟间上下不过只差一个龙头的距离，旗鼓相当，难分上下。两岸的观众紧张激动地呐喊着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有挥着草帽的，有跺脚拍掌的，呼声雷动，嗷嗷震天。有些人喉咙都喊破了，脖子上、手上青筋鼓出，紧张得就像自己在比赛一样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条条龙舟像箭一般冲过桥洞。桥上的人群欢呼着跑向桥的另一边，有些观众顺着河滩追着龙舟跑起来，龙舟在欢腾，浪花在欢腾，整条河在欢腾，两岸在欢腾。这样的情景热闹非凡，壮观激烈，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封的《竞渡歌》中写的：“棹影斡波飞万剑，鼓声劈浪鸣千雷……坡上人呼霹雳惊，竿头彩挂虹霓晕。”

加油助威声、号子声、鼓点声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密，指挥者的号令由高亢转为粗犷，战况迎来决胜之巅，扣人心弦的一幕即将发生，随着冲在最前面的龙舟像锋利的长箭穿波冲浪闯过终点红线，后面紧跟的龙舟相继闯线，比赛结束了。大家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，欢声雷动，为胜利者尽情喝彩，为团结一心、精诚合作感到自豪，为一年一度的龙舟竞赛划上完美的句号欢欣鼓舞。观众们兴奋地议论着、谈笑着，陆续散去，河面慢慢恢复了平静，但我们站在河边久久回味着，心情不能平静。

离开家乡后的很多年，我都未能观看到龙舟赛。但那追波逐浪的龙的骁勇，不屈不挠的龙的神韵，早已深深地刻进心里。今年，十六支队伍在湘江合江套水域开展衡阳市首届职工龙舟竞渡赛，弘扬传统文化。它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是一份对屈原的敬仰、缅怀与思念，奏响的更是一份衡阳人民团结奋进、齐心协力、奋勇争先的凯歌。

我相信，那一只只粽子、一艘艘龙舟，承载着浓厚的民俗文化和乡愁，将一代代源源不断地流传下去，正如那奔流不息的壮阔江河。

奶，笑起来有一对甜甜的酒窝，带着一双孙子孙女前来观赛。刚开始时，我还以为她只是某个队的拉拉队员，到后来发现她是全场最卖力的拉拉队员，她逢队必喊：“蒸湘加油！”“石鼓加油！”“衡阳加油”……奶奶的嗓子已经喊破，但音量丝毫不减。她的孙子孙女在她的带动影响下，也挥舞着小拳头随着她的节奏不停地为选手们加油鼓劲。一龙舟队幸运地获得了小组第一，队员们激动地和岸上的人群招手互动，鼓手兴奋过度，跌入水中，惹得现场惊呼一片。

经过2个小时不停的人墙穿越，我终于到达了主看台，我也在关键时刻赶上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——衡东华翔龙舟队后来者居上，在距离终点200米的时刻，发力甩开了对方，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衡阳市首届职工龙舟赛的冠军！

“不管是狂风烈日，还是暴雨来袭，我们不曾放弃，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第一名，现在我们做到了！”队员们欢呼雀跃，努力的汗水终究没有白流。百舸争流千帆竞，奋楫前行勇者先。胜利的喜悦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，欢呼声、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，豪情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荡。

“走，看划龙船去！”湘江看龙舟，看的是激情，看的是拼劲，看的是乡愁，看的更是传承。

湘江看龙舟

■文 兰

“走，看划龙船去！”

清晨6时，快70岁的父亲兴奋地叫上我和母亲，要去湘江合江套水域看衡阳市首届职工龙舟赛。

激动的心情让父亲的皱纹荡漾开来，花白的头发更像沾满了喜庆而熠熠生辉，淡定的父亲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兴奋了。为了看好这次龙舟赛，父亲事先去现场踩了两次点。

“我小时候，你爷爷带着我和你叔去看划龙船，也和今天一样的热闹。”堵车途中，父亲和我讲起了他小时候看划龙船的故事。我老家衡东县三樟乡，是湘江水域最宽处，河对岸便是湘潭县茶恩寺。每年端午当天，河这边和河对岸都会相约举办龙舟赛。这天，乡亲们都会顶着大太阳赶到湘江边上去看龙舟赛。壮汉们在湘江河中的激烈比拼，让岸上的乡亲们似乎把往日的烦恼、辛劳抛之脑后，一个个变得生机勃勃发起来。听父亲说，不爱看热闹的爷爷，从小便被爷爷的爷爷背着看龙舟赛。除了“文革”期间没举办龙舟赛外，

爷爷是场场不落，即便年老腿脚不便，也要拄着拐杖去看。爷爷当了父亲后，爷爷又带着我的父辈们去看。“今天，你又带着我来看划龙船了。”我和父亲相视一笑。一代带一代，看龙舟赛的热情就这么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了。

虽然比正式比赛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，但湘江两岸上下几公里已是人山人海，人们早早地来到比赛地点附近占据最佳看位。我从人群中艰难钻缝，终于找到一个踮起脚可以看得河面的站位。上午8:30，16支龙舟队400多名队员在赛场河道内统一亮相，顿时，欢呼声、喝彩声响彻湘江两岸。

比赛设4条赛道，采取预、复、决标准赛制进行500米直道赛。一声嘹亮的哨声划破长空，队员们甩开臂膀，挥斥方遒，龙舟如离弦的弓箭冲出赛道。飞驰的龙舟，飞舞的龙旗，飞溅的浪花，一艘艘龙舟奋楫争先，好一幅拼搏的新时代画卷！震天的鼓点声、铿锵的呐喊声、两岸的欢呼声，好一首激昂的交响乐章！我身旁一位60多岁的奶